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捐賊稅　廣鹽馬
被田　西博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二

高宗皇帝十二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　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爲著令不得過三分　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初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爲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令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朝

論添差官弊　罷福建市舶司　胡國安入對

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　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令憲臣兼領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　上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

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寛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爲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略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敵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西

北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强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顧强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爲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怒用刑論寬隱謂刱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敵内拂貪殘之性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譊譊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申言之時 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

胡安國薦朱震

福建貲封法

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　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郎朱震　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　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措置調療用守爲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爲貲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爲貲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起居郎王居正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　上

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喫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令爲相施設止是顚 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 己巳 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敢言之名朕謂 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令朕盡令人言不間疎遠所以人人敢言 癸酉 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 大觀 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令斷自淵衷誰敢不聽 甲戌給事中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陳瑀中書舍人陳與義並兼侍講 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

必作義朕將咨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爲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爲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

仰惟

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

王彥恢言舟車營田

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君德之威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也

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貲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

呂順浩入見

韓世忠敗劉忠

蒙衝徧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秖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怓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敵人長驅入侵及盜賊猖獗彥怓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疎失詔彥怓就本軍措置　己卯呂順浩自鎮江入見　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至是遣卒疾馳入其中軍賊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

呂頤浩傾秦檜　編次王牒　張燾言間諜

得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以傾秦檜也　丙戌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為嚴重　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滸丁亥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八月庚寅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用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詔以付都督及沿江諸帥　壬辰福建

呂頤浩引勝非　胡安國攻勝非

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爲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敘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

省併錢監

誅樂振

言者論民兵

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　甲午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乙未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兵戈識其伎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敵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民兵之勢既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

引對郡守

郡守民之師帥

朱勝非望經筵

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　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　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戊戌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　上勝非還任

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

勝非故有此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黄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黄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尙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

定改官法

胡安國言衛兵

恥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成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門總司禁旅虎賁統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　本朝鑒觀前代三衙分掌親軍雖　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替　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

吳表臣論防江　論催稅擾民

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　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畧爲之防足矣詔以付沿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爲功至有五

出孝經示輔臣

王倫還自金國

胡安國罷

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北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　上是日詔安國可落職提

呂頤浩薦臺諫　童子賜官

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棐行右司諫呂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　上召見于內殿頃記誦如流　上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庚戌大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閒作州郡兵器朘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令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索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

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減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計給其餘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今日之郡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爲民社稷之衛令乃與皁隸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跡於閱武之場吏亦習熟見聞以戎器爲長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厘存者盡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必問儻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 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責州郡也適者聖上

臺省一空

秦檜罷相

克遵成訓益儆戎昭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利鈍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吳人之犀渠魯人之貝胄而已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蓋國家閑暇之時而能不忘舉此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侍御史江溶左司諫吳表臣並罷壬子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並落職與宫觀皆坐秦檜黨爲呂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罷復令轉對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同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提舉江州太平館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會邊報王

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
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 上乃召兵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宗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
略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
上謂宗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
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宗禮
請御筆付院 上即索紙書付宗禮宗禮退未至院
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
動於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
理殊乖素期檜既免 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
朝堂檜入相凡一年

禁珍禽花木入城

龜鑑曰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可聳四方及上二策專爲敵計南自南北自北此何語也而斷然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爲相必驚動天下今設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統有何以局爲之譏也既而頤浩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於是下章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人旣懾而復肆者秦檜禍國之胎已萌於此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夜四更彗出于胃

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　上

彗出胃

罷修行宮

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
威耶
臣留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以譴告
警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天
蓋在此而臣下乃採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隣國或
驗之於將來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
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側身以修省
而邇臣乃以所次甚遠為言其得失果何啻天淵
也
乙卯詔防秋戒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丙寅　上
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　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

叅修政局　星變求言　置六部監門　朱勝非復相

秦檜落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
策之謀尒材可見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
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　辛酉以彗
星出赦天下内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　朝奉郎
大金通問使王倫至行在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
請益衛兵　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
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奇修鞍馬備
器械乃爲先務　初置六部監門一員　乙丑提舉
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辛未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外
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特除

御筆指揮　御筆除從官　御筆許奏駁

遥郡刺史言者謂　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絶羣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順浩意也　甲戌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爲翰林學士自　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寛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　聖旨科罪是日進呈　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已前不同

罷織御服羅　免上書人審量　移福建舶司　韓世忠宣撫江南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　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十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　御筆　靖康　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為近歲因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　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直之士咸以為恥未敢盡言故有是命　庚辰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司兼領仍移司泉州　辛巳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荊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

呂頤浩缺　罷李綱　韓世忠背嵬軍　遣使宣諭諸路　都承始除文臣　峻更鹽法

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來前執政爲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斐屢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時盜賊稍息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强明廉謹不欺之人觀問風俗平反獄訟宣布德音　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晝充樞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子晝始　甲申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

趙開變蜀鹽法　宣撫川陝置副　施逵奔降劉豫　劉忠降劉豫

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搉貨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畫一行下　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搉之做　大觀法置合同場収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　丙戌知興元府王似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浚在關陝與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起謗議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為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朝廷未知也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李光落職提擧台州崇道觀　婺州編管人施逵移瓊州編管逵中道逸去復改名宜生奔偽齊　劉忠為統制解元所破與其徒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　冬十月戊子朔置孳

置饒州監馬

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
私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　己丑進呈御
前給歷遣使五人巡行諸路仍各賜内帑絹二百匹
曾統等辭免賜絹　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
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闇司馬光爲相每詢士大
夫生計足否人怪而問光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
朝廷理會事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
臣留正等曰廉者士之常分也况將命而出四方
之所觀望而視傚苟其身之不正如正人何　太
上皇帝遣五使巡行諸路戒以勿受饋遺固宜欽
承休命不敢踰越然且曲加賜予以養其廉使臣

饒膽浸　胡論事

信水銅　寅十

以禮隆寬待下則凡為人臣者當如何其報耶

辛卯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廢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　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　紹聖三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　癸巳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屛佞諛去姦慝十事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王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羣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　上諭輔臣

貶王洋請立五季後　聽進士言事　王庶宮觀　置都轉運

曰朕虛己求言務濟時病如□□□□及朝廷闕失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奬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　進士周極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極召見餘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　上曰唐太宗固嘗如此　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之　乙未詔王庶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用張浚奏也　丙申初置江淛荆湖廣西福建路都轉運使自罷發運司頗失上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為請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斗欲於鎮江

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　上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　祖宗取天下兵數如此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為臺諫官故有是命　丙午監察御史李謟傳崧卿施坰保明秀州糴買軍糧數足乞議賞而徐康國奏秀州尚有未糴之數詔詰問崧卿對以其彼善於此所以特為開陳詔近方選任直臣廉按諸路蓋有埋輪攬轡之士以副朕意而傅崧卿初將詔命公肆誕慢既列從班仍加反覆施坰保明觀望不實朝廷何所賴焉崧卿可落待制職仍降兩官與在外宮祠施坰降兩官令吏部與遠處監當嘉興崇德

棊曹公使酒

兩縣係施垌所具當職並放罷

臣留正等曰銜命而使膺皇華之選分外臺之寄吏之否臧事之罷行皆得以專達乎上實天子耳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癉惡如鑑之明如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誕慢失職之誅庸可逭乎 太上皇帝獨運剛斷黜職秩則居是職者誰不知所戒焉

丁未盜張成入醴陵縣知縣事程愿率土兵射士擊之巡尉曹修鄢建皆為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餽貴者取旨論罪

先是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

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榷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

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　辛亥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

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爲祕書省正字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二謂宜分三軍張聲勢使逆豫分兵拒守然後大軍直擣宋亳豫必成擒三處西北併力南侵不若

大臣諸將會食

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　上納之

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　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

朱勝非閑居錄曰朝廷承堂陛之勢宰相號表則之官動遵典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無燕聚之私　建炎以來車駕巡幸典禮雖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有苗劉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爲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歎狎無所

宰相勿親細事　經筵進口義　推明州縣鹽

不至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箕踞以至朝謔喧鬨紛拏無復禮儀故事悉廢矣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　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爲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煇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授至開講日如舊　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戶盡榷其鹽歲爲

大許 期 呂浩舉
禮蔭 親 順請兵

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旣行乃言於上
守臣陸長民以是爲言都省勘會令憲司具的確利
害申尚書省辛推行之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國
瑞卒年五十三國瑞爲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
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
原且言令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
磨異時勢必難舉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
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　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
作聖旨行下自　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
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令明詔許繳駁論列當

御筆作聖旨行下　洪擬言吏強官弱

依　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　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　仁宗朝嘗類編成書以為後法乞依故事施行　上從之　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宜其所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　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　上然之

詔見緡出臨安門毋得過十千　辛未　上曰朕

常思創業中興事殊　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
中興又須顧　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
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艱難朕不敢不勉
臣留正等曰創業中興殆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削
平四宇混一區宇與夫救溢扶衰重光基緒自非
明聖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　太
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且欲
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炎祚三紀之間
方內晏然蓋大有為之志已先定於圖服之功矣
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
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

命輔
臣議
出兵

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

臣留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兵不能以中興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國家當艱難之初敵騎四出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總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

詔吉州貼納鹽錢

均定鹽鈔

師之氣敵肯爲前日之和哉暨金主　渝盟擁百萬之師壓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　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將師自相殘戮　聖上纘承繼興師討敵肯爲今日之和哉　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詔吉州推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甲戌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已後文鈔四分支　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　命潭鼎

李綱平湖南軍

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収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間曹成自邵入衡以趨江西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綱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令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綱尋入潭州械知醴陵縣張觀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贓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政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

李綱乞合兵捕楊么

臺官賜出身

宣諭五使入見

南境内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户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㝢荆南宣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戊寅閩盜范忠掠龍泉縣范汝爲之餘黨也　己卯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　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墻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

戒官恕
理明

縣令尤親於民姦贓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徽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　建炎改元已前者並令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太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遣闕翌日　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面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有如合對移官具事因中省取旨　辛巳　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衮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　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

汪藻修日曆

誥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知湖州汪藻言
自　太上皇帝　淵聖皇帝及　陛下　建炎改元
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　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
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
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
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望許臣編集　元符庚辰
至　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
曆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出守
湖而湖州不被寇　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
足之凡六年乃成　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

給度牒造甲　閩盜范忠平　布衣吳仲上書

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　甲申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煇請以常平米賑給從之　虔賊陳容等犯梅州　十有二月丁亥朔令申世景單德中以所部捕閩盜范忠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張守忠以精兵會之賊遂平　黃州布衣吳仲上書曰　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用國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又曰復　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又況自古南北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又曰劉豫誘　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

柳聰受招

不許經筵

誘　陛下之士卒則戰鬬可得而用誘　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又曰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　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鎭之多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爲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前言代齊者篡之上也不得已而建侯者篡之次也跡入召赴都堂審察遂以伸爲將仕郎　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認補承信郎然聰居海中出没如故久之乃定　新知江陰軍趙詳之奏乞令經筵兼講諸史　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

講史

經義通不通史

論趙普之功

申嚴銷金禁

又載一時捭闔辯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　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曾統以爲未須兼經可且止用詞賦　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　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　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　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衣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衆

李綱罷

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綱嘗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令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

禁將佐鬻鹽

言者論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倣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 祖宗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乃詔劉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

臨安府火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旦乃滅

書漢光武紀　召洪興祖等試　趙鼎建康治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　上面諭俯有合奏稟
事不拘早晚及假日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
紀　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
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爲愈也
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
卿之言耳　戊戌左宣教郎洪興祖爲祕書省正字
興祖擬兄子也與孔端朝張炳周林四人俱召試
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讜直切中時病當爲第
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
　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權同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

高麗入貢　張浚罷宣撫使　元祐人子孫失教

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强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度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乃以折彦質代李綱與求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丑高麗國遣浜彝敘等來貢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知夔州盧法原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令浚與劉子羽馮康國俱還　上謂大臣曰近引對　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　元祐人才皆自　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

禁常賦外横斂　福建監司移法　鄭士彥乞敎閱

逸督上供米於江西開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集矣　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失職爲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反務横斂非朕恤民之意也　庚戌詔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　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强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冗占以將迎爲急務教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司

臣留正等曰嘗讀車攻之詩美宣王選車徒而作

也其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則車馬之既飭矣其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則射御之既良矣其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軍律之無譁矣用能四征弗庭無往不克蓋蒐苗獮狩閱習以時故人皆為用夫豈以衆寡計强弱哉國家敎閱之令內而畿甸外而州縣莫不以時舉行良法美意固與成周無異矣而不虔之吏奉行因循是以太上皇帝下申嚴之詔曰者大臣言軍政之弊肆遵慈訓渠㰁程督之嚴皆發於宸翰可謂備矣然謹始怠終人之常情安知主兵吏後日之奉行未

李橫敗劉豫

湖南江浙屯田

必不如前日之因循也惟睿斷不移軍勢張而國威立矣

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

甲寅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令安復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倣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　虔賊謝達犯惠州

提舉兼 上羅價總名之李破豫
刑提 供折 領官始橫劉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三

高宗皇帝十三

紹興三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己未命諸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庚申李橫破潁順軍降僞齊知軍事蘭和後二日敗僞齊兵於長葛縣甲子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總領名官自此始李橫復潁昌府城陷趙鄕巷戰不勝遂遁去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

詔戒獄官

務仁乎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鈞考當議殿最

臣留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以慘酷害之斯民固有以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內之於機穽也　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恕四方盜賊雖毒流於天下而不能使民心解攜而去蓋不忍人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已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隕性命於酷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為吏者安忍高下三尺而傷中和之政乎　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卿高譴

雨雹而雷　復大火祭　轉運司賣歷日

知蘇州　太上皇帝曰大理人命所係獄官多慘刻少恩詎儒者奏讞平恕勿令補外劉大中宣諭江西而歸擢為諫官已而曰大中江西興獄頗多若置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祕書少監聖慮深遠顧如此

金人陷金州　辛未雨雹而雷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閼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脯　己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榷貨務　壬午知桂州許中奏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　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為一綱

置邕州買馬司

減蠶鹽錢

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　乙酉減民間蠶鹽錢初　祖宗時賣民間蠶鹽　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鹽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　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　上嘗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别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遂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　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

席言法蓋銓

上論春秋之法

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或尚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 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 上謂俯曰魯威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游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

軍中虛費四事　賓州置買馬司

倍於上禁軍令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負數選汰兹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辛卯初置買馬司於賓州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　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于眞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千人益以洋川

吳玠黃柑歎敵

頒陳規營田法

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撒離曷曰大軍遠來
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曷大驚以杖擊
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
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
而壕寨將走降敵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地
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
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關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
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癸巳
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
畫爲主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
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

敵陷饒風關　蠲放先及下戶　敵入興元府

主之患以歲課多寡爲殿最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爲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紬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已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　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當先及下彼豪強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撤離曷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避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

吴玠守仙人關

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敵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俱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遶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遶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去

劉子羽守津毒山　孝宗賜名　用他物代羊肚　通判拘經總錢

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墻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　庚子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字進入　上自擇瑗字以名之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旦望節序　帝后生忌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　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　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　壬寅宗室瑗爲貴州防禦使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　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

二相惡張浚　胡舜陟安撫淮西

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兵平江府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　虔賊周十隆犯循梅汀州　庚戌廬壽鎮撫使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徐俯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

王洪以榷塩罷　令守臣奏利害邊防　徐康國獻羨餘罷　和買折納

帶　壬子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洪罷仍貶秩一等
先是宣諭官朱異論洪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
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
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
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
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
　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
獻羨錢十萬緡　上不受宣諭官米異左司諫唐煇
論康國辦糴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三月
戊午詔兩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

諭武
臣添
差

趙鼎
宣撫
江西

李横
傅檄
收京

至有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差外餘並禁止若以貪多闕少當自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潰卒王全與其徒來降前鄜將王亭籍官通之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亭又託名贍軍令市販輸金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甲子知建康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京西招撫使李横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朝廷嘉之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

召習射童子　王鮪坐贓編管　王庭秀乞擢廉吏

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罷之　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緣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己巳顯昌捷奏至詔李横再進翊衛大夫　癸酉東流令王鮪坐贓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丁丑初惠州獄囚黄四等七人有司以爲強盜當死推勘公事孟師尹

孟師尹平反　却侯彭老羨錢　韓世忠宣撫淮東　兩淮始命監司　禁發冢取民首級

録問駁正無罪及是　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既而
有司言師尹當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　知藤
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十萬　上批其奏付三省曰
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
有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翌日徐俯又以爲言彭老遂罷。壬午韓世忠充淮
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横進師議遣大
將以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　通判和州賈直清
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爲分鎮地至是始命監
司　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塚墓及借取平民首級
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　癸未詔令後贓吏依　祖

斷贓吏鏤板　劉藻論斷獄

韓世忠論屯田

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鏤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請也　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　夏四月丁亥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為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太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論仁宗重失入罪

論縣令不得人

罷鎮撫使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係之望追法 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 上曰此 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令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爲郡守郎官宰百里令縣令但以資格差注 上曰豈在官資卑崇惟在得人 庚寅安復鎮撫使陳規知池州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 上皆納之以安復二州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 辛卯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屯鎮

劉光世宣撫江東　王德謂韓世忠

復洋州興元府　劉子羽斬敵使

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于　上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謁入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歡而別　金人去興元自北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劍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撒離喝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淺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撒離曷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爲我語云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

宣使人賞不大親　憂損麥
諭薦罰私臣　雨蠶

括也玠亦遺撒離昌書以大義責之撒離昌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于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
康府推貨務都茶場亦移于鎮江　浙東宣諭朱異
薦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
閭邱昕知龍泉縣汪汝則知瑞安縣熊彥詩知嵊縣
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
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
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　岳飛以大軍
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　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
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
蠶麥久則為害矣　上色稍和　詔禮官重別討論

論元祐后誣謗

擢直臣鄒浩子

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　昭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　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　陛下母事　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雪矣　上曰　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　本朝盛事俯曰　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　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　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翌日詔況引對　上曰況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　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

下闕

血無壅也況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實生焉漢之君惟能訪公卿覽封事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爲其臣所蔽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以爲明也不已于勤則亦不已于明也 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中興其積諸此

龜鑑曰居常禁中亦有日課朕無嗜好惟是觀書五月至八月罷講舊制也而孜孜經史且至勿罷焉講書講易經筵進讀可也而萬機之暇且至手書石經焉故安國之春秋也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之一過孟子所言皆仁義與治道復命儒臣

陞擢 宣諭 薦人 林儼 獻書 得官 均數 丁錢 絹米

以進讀而謂輔臣則曰朕自有常度每朝看奏章少暇讀書史習射至暮復覽封章日以為常吾君之勤何如也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　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嶽廟　丙辰初馬氏據湖南始斂彬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數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趙坦亦以為言仍命田畝數三分之二　詔博糴米斛以度

支告牒博羅　申明法意　築睦親宅　張揉應童科　取法仁祖

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羅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　戊午大理少卿元衮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繆誤者十常二三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駮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　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　壬戌應童子舉張揉為迪功郎揉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　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　祖宗兵制　上曰　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　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

辛炳論添差

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 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龜鑑曰我 高宗之法 祖也論兵制則曰 祖

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實錄則曰 祖宗規模此朕

家法吏部條法創之可也而曰 祖宗成憲不可

廢也尚書繩墨寛之可也而曰 祖宗成憲不敢

改也謂 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

事專以 仁祖為法景德與契丹講和故事今日

可以遵行命以 真宗寶訓進呈於是而得繼志

述事之孝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

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餘員理宜改正

罷守臣辟通判　韓肖胄使北　楊沂中招魔賊　治妄訴罪

詔付吏部炳又言宣諭大臣自今勿廢都堂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　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令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

放生
鹿
罷黄
陛等
王聲
編管

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寘嚴憲從之 乙亥
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 上不欲却諭輔臣曰將放
之山林以適物性 丙子知永州黄陛與其州官文
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金房鎮撫使王彦復金州 丁丑左中奉大夫王
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賕當絞也仍以其獄示
諸路州縣 戊寅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
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
登仕郎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 上
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凡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
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 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服

用人惟賢

不偏好惡

得其黨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乃不以元祐為非　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耳　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　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況之賢否爾席益曰　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以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　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既而侍御史辛炳言況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繹蔽

於先入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之大者也求才必
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槩爲可用而不加察焉
不爲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踈賤而
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踈賤非無人才
而氣質成就之爲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
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
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畯爲左膏粱爲右
耳彼其承藉風烈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
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無有哉　太上
皇帝褒錄　元佑黨人子孫則象賢崇勸之道也
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之公也間李長民之性

論人難知　禁宣諭擅用錢物

行吏議鄒况之賢否雖大臣所嘗薦論而疇咨吁咈若此以知人之爲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鑒惟明則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

己卯湖南宣諭薛徽言上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　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　上釋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嘗

權輿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爲名將徒衆數千人等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罷宣撫便宜黜陟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